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女仙外史
第八十六回 姚少師毒計全憑炮火 雷將軍神威急顯雲旗

卻說中原地方連歲災荒，最慘之處，莫如山東、河南、北直。其江北、淮揚諸郡，尚有一半收成；唯淮西之廬州，與安慶、蕪、黃一帶，是年年大稔的。景開府練兵教民，休養數載，已成富強之勢。聞得濟南兵困民疲，不能北伐，日與馬維驩等商議，要進取安慶、蕪、黃，為渡江這舉。維驩曰：「安慶三面環江，在孫吳時為重鎮。若南人據此，可以北窺中原，西扼三楚，即荊襄上流之師，亦不能直下，乃要害之地。今與廬州唇齒相接，非我去克彼，即彼來襲我。彼之慎重而不敢進者，力未足耳！今開府兵精糧足，將士齊心，饜艦戰艦，不下數千。我從濡鬚水出臨大江，合舟師三面攻之。其東北一面為大龍山，逼近城隅，挑選三千壯士，佔據山頭，俯瞰城中，彼何所恃而無恐？此陳友諒之所以破餘忠宣也。」諸將士皆稱勝算，各願盡力致死，所以景僉都上疏奏請出師的。月君素知景星英氣過人，既不可阻遏以墮忠義之心，而又恐輕進失律，反成辱國之舉，乃批下六卿僉議。不期僉都又上一疏，言於某月某日，督率將士誓師江滸，先定安慶，隨渡江而取池州、太平，逕下南京以定帝關等語。諸舊臣皆喜之不勝，竟不須再議定奪了。按下這邊。且說燕世子留守南都，其軍國重事全仗著姚少師措置。向聞呂軍師取了荊州，伐楚山之木以造戰艦，有順流而下江南之舉。道衍就調關陝將士駐守漢中以繼其後，又於漢口及鄱陽湖操練水師，為重關門戶以扼其來，又慮安慶為江淮之屏蔽，景家軍必來爭鬪已調集江右兵卒屯守。自己潛住城中，差人探聽。

未幾報到，景家軍已出無為州，從大江溯流而上。道衍呵呵大笑：「果不出我所料！」遂傳集諸將，發令道：「大龍山為府城之廓，守住山頭，便有金湯之固。舟師攻城，雖百萬無能為也！這是極重大的責任，誰敢當之？」帳下兩員大將同應聲願往，道衍視之，一員是羽林宿衛大將、官居左都督，姓劉名江；一員是番騎戲將，官居都指揮，姓薛名祿。二人皆武藝超群，智略出眾。少師道：「汝二人足當此任。雖然，可押下軍令狀來！」二將欣然寫遞了。隨諭薛祿：「汝領礮弩手一千、火槍手一千，去守後山。揀擇稍平處屯紮，再令健卒一千二百名，一半專運灰瓶、炮石、播木等項，堆垛山凹；一半多帶金鼓、旗幟，凡有林木所在，遍行插滿，各挾弓矢等候。其大路上山之處，不須把守。若賊搶上來時，便放號炮，但用火槍、礮弩打下。其四處林木中，一聞炮聲，便金鼓齊鳴，磨動旗幟，吶喊助勢，彼必懼而不敢進。退去則已，不許追殺；其有賊從小路搶上山來，但用播木、炮石打下，若突到林木處所，以亂箭射之。賊退則已，不許追擊。如違將令，即使殺敗敵人，亦必斬首！」又諭劉江：「汝度領馬步精兵二千，去守前山。山上大路平行地方，分遣騎卒屯守，其小路偏頗地方，悉令步兵把守。每日放炮揚旗，虛示威武。賊恐我城中夾擊，決不敢來爭山險，如其亡命而來，督率騎兵從上壓之，勢若建瓴，彼豈能敵？賊退即行斂兵，不許追奔。故違者必按軍法！十日以後，別有號令。又須日日令探馬往來，若報軍情的樣子，其間真報假報，總使賊人莫能測我機關，最為要著！」二將得令自去。又發令箭提調鄱陽湖戰船，泊向大姑塘，每船都要整備火弩、火箭、火槍、火銃、硝瓶、硫球等物。

請問硝瓶、硫球，古來無此名色，是怎樣製造的？那硝瓶的法，純用火藥硝填實在磁瓶之內，煉泥封固，引出藥線一枝，其瓶要薄而小，止盛斤許藥物。那硫球的法，形如氣球而小，內純貯硫黃，亦引藥線一枝，用厚毛頭紙並桑皮紙六瓣攢成的。但點火於藥線，擲向敵人船內，硝瓶一裂，聲如火炮，著人立刻斃命。硫球一裂，火燄橫飛，著物頃刻灰燼，是最惡不過的火器。

又有密令，期在十日前後，不論雨、雪、陰、晴，但看西北風大作，五百戰船，齊出大江，扯起兩道風帆，順流而下，衝入敵舟之內，只用火器攻打，並截住清水塘口，把塘內攻城的敵船，燒個罄盡。誤者全家處斬。又部署諸將士嚴守各門，皆暗伏城堵之下，全不露出形相。然後自登城樓眺望，遙見景家戰船蔽江而來。有詞為證：

東風淡蕩，旌旄爭輕靄飄揚；曉日輝煌，劍戟競寒威肅殺。聲喧畫角，江豚不敢拜風來；韻咽金鉦，石燕偏宜隨雨去。虎賁三百，秋林虎嘯已潛蹤；鼙鼓十千，寒窟鼙吟如應節。馮夷效順，黃龍與青雀齊飛；川後揚威，義膽與忠肝並奮。正是：王氣不勝殺氣盛，濤聲莫敵戰聲多！

建文二十四年春正月，景開府的大戰船五百餘只，其名曰「舟居犁」，又有小戰船五百餘，其名曰「沙唬」，總分作五軍，張鵬、牛馬辛、馬維驩、馬維駒，為前、後、左、右四軍，自為中軍主將。以馬維驩為參軍，無戒和尚為教師，統領大船一百二十、小船二百四十，其餘分隸諸軍，又鐵箝子千大、殺狼手千二，與趙義各領飛雲小棹船數十，為四路遊巡之用。

將次到羅剎洲邊，僉都顧謂維驩曰：「林林森森，插滿旌旗者，非大龍山乎？」維驩掉首一望，曰：「是耶！此乃山之背，彼雖守卻，亦無妨也！」僉都曰：「他既守山後，安得不守前山？則將何策以破之？」維驩應道：「今歲始春融暖，陰陽相乘之理，不日當有嚴寒；山頭地勢窄狹，屯兵營帳，必四散分開。我乘其天寒熟睡之夜，襲而取之，如探九耳！」僉都又曰：「半月以來，總是東南風信，若春氣轉而為冷，則風亦當返而為西北。孟德云：『降冬之際，安得有東南風？』我謂仲春之交，亦當有西北風，倘用火攻，何以御之？」維驩道：「孟德不敗於東南風，而敗於連環計。若戰船不加連鎖，雖有大風烈火，皆可一一分散；火雖有神，亦安能一一燒卻乎？我今要拔城池，只在取得大龍山。要襲大龍山，只待西北風大之夜。到得彼用火攻，而我已拔之矣！」僉都舉手曰：「若然，今且不率舟師圍城，先列營於江中。與彼搦戰，待時猝發，使彼不及應變，何如？」維驩曰：「亦妙！」

忽巡哨的來報，大龍山上敵兵立滿營寨，甚是嚴整。僉都道：「我意已決。」隨傳令聯舟結營。維驩請修戰書一函，差人去窺他動靜，僉都從之。隨問：「何人敢往？」有帳前牙將厲志應聲願去，就給了戰書，並囑其不可有辱天朝體統。厲聲遵命，止帶一健奴，叫做僕固義，原是僕固懷恩之後，從小伏侍厲志的。

當下主僕二人，投徑安慶東關，大叫：「天朝景大元帥差官到此，來下戰書！」守門軍士如飛報至少師府，道衍先令門軍搜檢一遍，到轅門又搜一遍，方令放炮開門，升堂而坐。有勇士兩名，來掖厲志兩臂，趨進階墀，兩行擺列著旌旗、戈戟，儼然王者儀仗。左右吆喝一聲，如九天忽起震雷，好威風也！怎見得：

不念法華經，不禮梁王懺，劍光三寸舌，平生殺人慣。身穿絳兪袍，頭帶毗盧帽。天子謂之師，我佛謂之盜。若比金地藏，剖心不可問。若比佛圖澄，洗腸不可淨。名固一時尊，行為百世笑。無父又無君，不忠又不孝！

厲志瞪目而視，植立不跪。道衍令取上戰書，冷笑道：「爾主將何人，敢與我戰書？爾小卒何物，敢來下戰書？就是汝一個，還有同來的呢？」厲志厲聲道：「只我一個，足誅爾魄！何用兩個！」階下有兵士上稟道：「聞得還有一個，不許他進城。」

道衍令立刻喚到，問：「汝是何物？」健奴不對。道衍又冷笑道：「你那濟南潑婦，是個妖狐！他手下一班總是畜類！我曾拿住個猴精，剛在南都天壇，誰不曉得！你那主將若是人類，豈有投向妖狐之理？定然也是畜類！我位居少師，乃天子之下一人，豈與畜類通名道姓，酬答書啟？」遂將戰書扯得粉碎，喝將來人梟取首級，懸之城上，並割去健奴一耳，逐出城外，令回報信。健奴指著道衍大罵：「禿賊！汝敢擅殺天朝大使！」

道衍又復冷笑道：「汝亦能罵人耶？」命以嚼子勒其口，挖其左眼，械其兩手，令人牽之去。

健奴出了城，負痛奔至江邊。僉都遠遠望見，認是牙將回來，大怒道：「兔子辱卻天朝！」即拔佩劍，令左右就岸上斬之。

左右校士如飛登岸，見不是厲志，遂腦揪著來見元帥。褪下嚼子，喝問：「厲志何在？」健奴道：「已抗節而死！現今梟於城上。」僉都道：「君辱臣死，主僕之義亦然！汝何得將此面目來見我？」健奴道：「我大罵這個禿驢！耐他偏不殺我，要得我來報信。我這個信決不敢報的！只求元帥賜我一死，到泉下去尋我主子罷！」僉都叱道：「你若不說明白，便為不義！」健奴無奈，不說猶可，一說之時，僉都怒氣塞心，望後便倒。健奴著急，即自觸階而死。眾將士亟扶元帥，灌下蘇合香丸，方得甦醒。一脚踢翻几案道：「我與禿逆，誓不兩立！」維驩也氣忿不過，即刻傳令進兵。

炮響一聲，戰船齊發，直到安慶城下。但見四門緊閉，並無旌旗豎立，亦無將士把守，乃令聲音洪大的小卒叫了道衍的名，辱

罵竟日，更無一人答應。抵暮方回。只聽得城上吹波盧、擊刁斗，揚旗植戟，守陣軍士，吶喊三聲。僉都道：「此虛張聲勢耳！不必提備。」下令諸軍整頓炮位，明日攻城。維驕道：「元帥高見極是。彼之黑夜揚旗示威者，是欲我提備以勞我之師，白晝斂跡不戰者，是欲我呼罵以驕我之師，其間乘一空隙而來襲我。如今我率兵晝夜攻打，彼且死守不暇，我於天寒風緊之夜，悄然而襲大龍山，不要說賊不能料，即使知之，又焉能赴救哉！」僉都稱善。維驕又進道：「三面圍城，唯清水塘為要處。我當率兵前去，元帥只大江調度，合力攻打，不怕不破。」

次早，維驕分兵自進塘口，僉都率兵登岸，架起大炮攻城。

遙見城頭也架起大炮來，張鵬進言道：「我們的炮，打他城子，尚恐不能破；他的炮，打我的船隻，怎當得起？」僉都沈吟一會，令且打幾炮。端的震天塌地，那邊卻並不放炮。僉都令將士向前去看，原來炮是倒放著的！僉都笑道：「越發是虛幌子！他要猝然移轉時，我卻先有備了！」遂親督將卒盡力攻打。雖然打壞了兩處城堵，奈他強弓、硬弩、撞木、炮石，如雨點般下來，軍士不得上城。他那料物總已備著，頃刻修好，又以鐵汁熔灌，倒比原舊更加堅牢。九日不能拔。

至十一日，西北風大作，天氣驟冷。維驕密啟僉都，請於二更發兵，攻奪大龍山後，即抄過山頂，並搗前山營寨，然後架大炮於山頭，打入城內，可以立潰。僉都即命馬維駒統壯士一千當先，馬維驥領壯士八百為後應，於二更時分銜枚潛進。

不知道衍早經預備，時正二月上弦，月光已墮，滿山都是雲氣。

昏黑之中，不辨徑路。忽聞震炮一聲，林中都是火把，弩、矢、炮、石，從上飛下，背後又有伏兵截住，喊殺連天。維駒大呼道：「中了賊智！進退皆死，好漢子跟我殺去！」舞動雙鞭，大踏步迎上，打死數人。爭奈燕軍自山頂壓下，眾人立腳不住，大半望後而倒。維駒身中數箭，又被一塊巨石打傷右腳，遂自投崖而死；維驥聽見廝殺，亟催兵來救時，正被劉江自前山抄到，截住混戰。薛祿又下山來攻擊，維驥大敗虧輸，奪路而走，逃得性命。共一千八百壯士，只剩得七、八十人回來。

僉都這一驚不校，軍士忽報上流頭有好些戰船順流而下，僉都亟升舵樓看時，皆是大唬沙船，扯著滿帆，乘著順風，波濤洶湧，其來如飛，卻不見有旌旗，亦不聞有金鼓。僉都失聲道：「此火攻策也！」欲取大炮打時，因兩日攻城，都抬在岸上，佈置不及。馬維驥著急，亟令雙槍鐵棍手向前迎敵。尚未整頓，這邊遲，那邊疾，無數戰船早已衝到面前，但見火弓、火弩、火瓶、火球、火槍、火筒、火爆、火銃，急先並發，從何遮攔？

船犁船又忒大了，手忙腳亂，不能即便移動，燒了一兩個，皆可蔓延，何況到有大半著火！霎時烈焰冲天，遍江上下通紅，又滿耳的炮聲大震，卻就是城上倒排的炮位，專待鄱陽湖戰船，截住了港口，然後移將轉來，只打清水塘、揚槎洲兩處攻城的船隻。正是：

祝融開闢南離路，任爾無情也有數。阿誰算出火攻策，火龍火馬為羽翼。當年赤壁曹瞞敗，漢室三分留一派。今日王敗化作灰，建文皇帝空崔嵬。可是天心偏助逆，忠臣義士摧肝腦！從來炮是攻城物，鐵壁銅牆可壞裂。後代軍師胡不仁，殺敵竟用炮打人？饒他十萬皆責育，頃刻塗泥糜爛肉！吁嗟乎！道家三世忌為將，何況僧家殺人至無量！

景僉都所坐的船，前半早經燒著，即拔劍自刎，左右疾忙抱住。聽得有人大叫：「請元帥快下小船！」僉都看時，乃是張鵬，從上流下來，已到大船旁邊，僉都隨一躍而下。

時馬維驥亦在一個沙唬船上，指揮小船搭救兵士。幸揚槎洲口敵船未到，無戒和尚領著數十船隻，冒煙突出，合作一處。

遙見火光中牛馬辛在弓勁犁船尾上，大叫救人，無戒掉船去時，尚距丈餘，牛馬辛向江一縱，但聽得「撲通」一聲，早已下水。

就這一聲響處，忽有黃旗一面，向空一層，上流刮的是東南風，把敵舟禁住；下流刮的是西北風，把僉都等百來個船一直吹到無為州地方才止。黃旗亦不見了。僉都令挽住了船，問維驥道：「令弟太守公不知在那裡？」維驥道：「這是他殉國時候了！」卻見有百來個小船陸續逃回，報說清水塘中船隻一個也出不來，馬公太守的船，被火炮打壞，不知下落。隨點小船時，五停去其三，舟居犁大船不見半個回來，將、卒死者十之八、九。僉都道：「不才有何顏面對人耶？」維驥勸慰一番，收舟入港。

到了濡鬚塢，牛馬辛在岸上大叫道：「元帥無恙？」僉都道：「奇哉！」亟令下船問時，說：「小將落水，便有人在浪中提出，將黃旗一面，裹在我身，送到這裡。大聲說：『元帥將次到了！』小將睜目一看，乃是雷一震將軍。忽而無影無蹤了！」

僉都歎道：「前此在瓜洲顯靈，今又在皖江顯靈，真忠臣，真義士也！我等若非將軍，何能生還到廬州？」景僉都命用太牢致祭雷將軍，又用少牢致祭馬維驕、馬維駒，及鐵箝子、殺狼手、干氏弟兄二人，又設一壇，普祭趙義等陣亡將士。撫膺大慟，左右莫不揮淚！隨自草表請革職待罪，愀然不樂。

一日，無戒禪師密語僉都道：「我拼我軀前去，如此行事，方可為元帥解憂，為馬家哥兒報仇！」僉都道：「果能著手，實快子心！」無戒毅然挈個衣包，提根禪杖，辭卻僉都，渡江而去。所幹何事，且請看下文。